

上海战略研究(2050)

目标与功能定位

周振华 陶纪明 等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战略研究(2050)

目标与功能定位

周振华 陶纪明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战略研究:2050:目标与功能定位/周振华等著.—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

(发展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432 - 2789 - 7

I. ①上… II. ①周… III. ①城市建设-研究-上海
IV. ①F29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9534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装帧设计 路 静

发展战略研究丛书

上海战略研究(2050)——目标与功能定位

周振华 陶纪明 等著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3 字 数 372,000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ISBN 978 - 7 - 5432 - 2789 - 7/F · 1057 定价:69.00 元

ISBN 978 - 7 - 5432 - 2789 - 7/F · 1057

定价:69.00 元

目 录

绪论 上海全球城市发展目标愿景及功能定位 /001

- 0.1 战略目标取向 /001
- 0.2 战略目标愿景 /006
- 0.3 上海未来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 /015

第1章 未来30年上海全球资本与财富管理功能的内涵、特征及发展战略研究 /022

- 1.1 从国际金融中心向资本与财富管理中心升级 /022
- 1.2 未来30年影响上海全球资本与财富管理中心建设的新趋势与新变量 /026
- 1.3 未来30年上海全球资本与财富管理功能形成的判断依据与需求因素 /035
- 1.4 未来30年上海全球资本与财富管理功能的主要特征与支撑载体 /051
- 1.5 未来30年上海资本与财富管理功能发展的战略路径与政策选择 /064
- 1.6 上海全球资本与财富管理中心建设的政策选择 /068

第2章 未来30年上海全球人才流动集聚功能的内涵、特征及发展战略研究 /072

- 2.1 未来30年全球人才流动集聚功能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072
- 2.2 未来30年全球城市人才流动和集聚的主要趋势及特征表现 /077
- 2.3 未来典型全球城市关于人才流动与集聚的功能载体建设及对上海的借鉴 /087

- 2.4 上海全球城市人才流动集聚功能建设趋势与实证评估 / 101
- 2.5 未来 30 年上海全球人才流动集聚功能发展的战略选择 / 117

第3章 未来 30 年上海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内涵、特征及 发展战略研究 /120

- 3.1 全球城市与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 120
- 3.2 未来 30 年全球科技创新演化趋势预判及演化机理分析 / 125
- 3.3 未来 30 年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特征与指标体系 / 139
- 3.4 国家及上海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现状与趋势 / 154
- 3.5 未来 30 年上海形成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愿景目标 / 167
- 3.6 未来 30 年上海形成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战略框架 / 173

第4章 未来 30 年上海全球价值链管理控制功能的内涵、特征及 发展战略研究 /178

- 4.1 全球价值链管理控制功能的内涵 / 178
- 4.2 未来 30 年全球价值链管理控制功能演变趋势 / 186
- 4.3 未来 30 年上海提升全球价值链管理控制功能的机遇与挑战 / 196
- 4.4 未来 30 年上海价值链管理控制功能的内涵与特征 / 198
- 4.5 上海未来全球价值链控制中枢的度量、主要差距与问题 / 200
- 4.6 提升上海在全球价值链中控制能力的战略思路与对策 / 209

第5章 未来 30 年上海全球投资贸易枢纽功能的内涵、特征及 发展战略研究 /212

- 5.1 全球投资贸易枢纽功能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213
- 5.2 未来 30 年影响全球投资贸易活动的主要因素及趋势 / 218
- 5.3 未来 30 年全球城市投资贸易枢纽功能的新特点和新内涵 / 243

- 5.4 未来30年上海形成全球投资贸易枢纽功能的可行性分析 / 245
- 5.5 未来30年上海建设全球投资贸易枢纽功能的战略路径及政策选择 / 254

第6章 未来30年上海全球文化融汇引领功能的内涵、特征及发展战略研究 / 261

- 6.1 未来30年全球文化发展的重大趋势研究 / 261
- 6.2 上海全球文化融汇引领功能的内涵辨识 / 288
- 6.3 国际大都市文化发展经验借鉴及战略跟踪 / 292
- 6.4 未来30年上海提升全球文化融汇引领功能的路径机理 / 301
- 6.5 未来30年上海提升全球文化融汇引领功能的配套条件及战略举措 / 317

主要参考文献 / 322

后记 / 330

绪论 上海全球城市发展目标愿景及功能定位

上海 2050 年城市发展的目标愿景,是在全面分析可能面临的战略环境、战略资源、战略驱动力以及战略风险基础上,运用全球城市演化原理及把握全球城市发展趋势所作出的一个战略性预判。这一目标愿景,不仅是上海未来 30 年城市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上海未来城市功能定位的重要依据。

0.1 战略目标取向

上海面向未来 30 年的城市发展,首先有一个战略目标取向问题。这一战略目标取向不仅指出了上海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且表明了迈向未来目标的基本逻辑。

0.1.1 全球城市:上海城市发展的升级版

上海在 2020 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此基础上,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取向是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战略目标取向不是简单的概念之转换,而是一个全新内容的现实升级版。

国际大都市是很早以前就被提出来用以描述早期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大城市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那些在早期世界商业活动中占不成比例数量(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并用来说明国家首都的统领作用和交通网络系统中的商业、工业中心。历史上曾出现的一些国际大都市,其关键角色只是与帝国的力量或是贸易的组织有关,源自国家之间“中心—外围”经济(商业)关系体现在城市空间上的自然逻辑。当然,我们现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加了“现代化”的修饰词,以示区别。但这一概念的本质内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与此不同,全球城市是当今全球化与信息化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特定产物,是一种新型世界体系的空间表达。也就是,由于全球经济的地域分布及构成发生了变化,产生一种空间分散化而全球一体组织的经济活动,从而赋予一些主要城市一种新的战略角色(即全球城市)。

上海在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基础上迈向全球城市,具有全新的内涵,必须实现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

1. 从中心城市转向节点城市

源于传统城市学中心空间分布理论的中心城市,强调的是“中心地”,即一种贸易场所、港口、金融中心或工业中心的角色。这一“中心地”是具有地理边界的“地点空间”(space of place),连接物理性的地域上有明显连续性的广大腹地,因而强调商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直通达性、单向流动、交通成本等。而全球城市内生于世界城市网络之中,作为网络中的主要节点城市,产生于公司网络活动的关系以及以知识综合体和经济反射为基础的城市之间的联系之中。这一“节点”的概念,意味着有强大的非本地关系,城市之间建立顺畅的内部联系并持续地相互作用。全球城市的基本特质,表现为与其他城市更广泛且更密集的相互作用上。因此,全球城市不单纯是一个地点空间,更是作为“网络节点”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具有“地点空间”与“流动空间”互构的双重空间结构。

2. 从内部结构功能为基础转向外部连通性功能引领

国际大都市概念是运用功能主义(和构造主义)的基本方法提炼出来的,即通过城市结构分析来揭示其内部特征及其功能,并由此来界定城市特质及其地位。在实证分析中,通常运用与此相关的基于经济实力、市场规模、竞争力等标准的重要指标来静态衡量其城市功能。因此,国际大都市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基于物质性实力、规模等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主要是依靠它所拥有的东西(如独特的区位、各种设施、经济实力等)来获得和积累财富、控制和权力。全球城市则是通过城市网络分析来揭示其外部连通性特征及其功能,并由此来界定城市特质和确定城市地位。作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其本质属性就是外部连通性。因此一个城市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与其他节点之间的关联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交流什么,而不是它们那里有什么”。对于全球城市而言,感兴趣的不是其在内向而稳定系统中的固定位置,而是其中的流进与流出的途径,加速与减速的收缩和扩张。从这一意义上讲,全球城市不是依靠它所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流经它的东西来获得和积累财富、控制和权力。因此,全球城市通常是用网络的流动水平、频繁程度和密集程度等连通性指标来动态衡量的,表现为跨国功能性机构集聚的公司网络、资源流动与配置的网络平台等产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主要依靠基于网络流动的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功能获得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3. 从基于等级结构的城市竞争主导转向基于网络结构的城市“竞合”协同

国际大都市作为“中心地”与周边或其他城市的联系,是“中心—外围”的等级结构

关系,从而是一种对空间的零和博弈的完全竞争关系。处于城市体系垂直等级结构顶端的国际大都市,往往像一个“黑洞”似的不成比例地集聚资源和财富,通常在其周边(城市)呈现“灯下黑”的现象。基于全球网络结构的全球城市,正在改变与其国内及地区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基于平等关系的“非零和”博弈的合作与协同。特别像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超级全球城市,正通过城市网络全面融入区域、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各个层面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高度的地区交流与合作,包括高度发达的资本、信息以及人力资源流动,与其毗邻的周边城市形成强大的内在联系,并全部整合在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因此,全球城市寓于全球城市区域发展之中。

4. 从主要经济功能转向多元城市功能

基于“四个中心”的国际大都市,主要描述其空间经济属性的特质及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战略性地位。但全球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是具有多重维度、多元功能的节点城市。如今的全球城市已经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全球化的原因和结果。因此,上海未来发展是具有多元功能性全球网络连通的全球城市。

0.1.2 迈向全球城市的基本逻辑

上海未来30年迈向全球城市的战略目标取向,不是我们主观愿望所使——“我们想怎么做”“我们希望怎么样”,而要基于战略环境变化、战略资源拥有以及内在战略驱动力等主要变量。尽管这些变量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依据目前日益形成并逐渐清晰的发展趋势,对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的基本逻辑作大致判断。

1. 全球层面

在全球层面的战略性变量中,尽管未来30年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变化,包括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变化以及战争、灾害等潜在风险,但如果撇开大规模战争、特大自然灾难等导致根本性世界改向的情况,仍有一些可以预见的相对确定的变化趋势。(1)世界经济长周期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将从下行通道走向上升通道,走向世界经济复苏与繁荣,尽管进入上升通道的时间可能有先后偏差。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经过曲折,甚至减缓之后将进一步深化。随着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改变传统的“南北”格局,以及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之间的再平衡变动,形成世界经济多极化增长与平衡格局,全球化进程将覆盖更广大地区和国家。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版图重绘,全球价值链主导及布局的重大调整,以及世界贸易投资框架调整、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治理结构变动等,在WTO的多边投资贸易的基础上将涌现各种区域

性或双边的投资贸易协定。随着世界城市化达到新高度、中产阶层崛起,以及基于互联网的个体权力增大,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人员之间的交互与流动,将促进科技、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球化兴起。这些可预见的发展趋势,将促使城市地位更加突出,世界城市网络更加密集化,城市节点增多且更加广泛分布,全球城市的世界体系空间表达和作用更加显著,全球城市的种类和形态更呈多样性。(2)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洲地区引领世界。亚洲将成为世界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区,世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地区,经济规模最大的地区和世界投资贸易高度集中的地区,中产阶层迅速崛起的主要地区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全球供应链分工最为充分和有机联系的地区等。这意味着亚洲地区有更多的城市将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并将崛起一批新兴的全球城市在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的节点作用。

显然,这对上海全球城市演化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外部条件。具体讲,世界经济复苏与繁荣以及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深化,将为上海全球城市演化提供强大的动力,实现其持续性演化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大变动以及跨国公司世界版图重绘,将为上海全球城市强势崛起提供难得的契机,实现跨越式演化发展。全球化领域进一步拓展以及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交互及流动加剧,将为上海构建新型全球城市的先发性引领提供更大可能性,有助于创新型演化发展。

2. 国家层面

在国家层面的战略性变量中,尽管中国崛起将面临许多外部摩擦以及内部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升级等严峻挑战,但只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有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势不可当。(1)中国的崛起以及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开启中国主导周期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中国到2050年将成为世界强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人均经济水平将有大幅提高,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在全球治理中具有较大话语权,中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科技创新也将从“跟随”逐步转向“同步”,甚至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领跑”。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将获得世界更大的认同。中国不仅主动参与并将开始引领全球化进程。(2)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全球化流经渠道与路线重大改变的背景下,中国深耕亚太并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核心,势必成为全球资源要素流动与配置的重要战略空间,从而在形成信息、资本和投资等要素新的流向、新的流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显然,这对上海未来全球城市演化前景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不仅有更多城市融入全球城市网络,而且需要有一批全球城市群集崛起,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特别

是迫切需要有与其经济实力和世界地位相适应的卓越全球城市，在世界体系中发挥重要节点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全球城市演化前景是相对确定的，即与中国经济实力及世界地位相适应的演化目标取向。而且，国家已明确意识到在主动参与并引领全球化进程中必须有在世界体系中发挥重要节点作用的卓越全球城市，并作为重要战略加以实施和推动，这将对上海全球城市演化形成强大推动力。另外，中国一批全球城市的群集崛起态势，也将为上海全球城市演化带来一个“众星拱月”的效应。上海与国内这些城市本身就有较强的关联，当这些城市作为全球城市崛起时，意味着将形成“强强关联”，势必提高上海城市网络连通性水平。而且，当这些全球城市群集崛起时，势必要求在其网络关联中进行合理分工与功能错位，这将使上海全球城市演化可选择更恰当的高标准目标定位。

3. 上海自身层面

在上海自身内生性演化基础的战略性变量中，尽管上海未来发展也面临创新转型的各种挑战及其风险，以及作为全球城市崛起不仅与纽约、伦敦相比有较大差距，更主要的是尚未进入相对稳态的演化进程并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建立起相对稳固的地位，而且其中的变化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例如在亚太地区，与老牌全球城市的东京、新加坡以及具有较大潜力的印度全球城市崛起之间竞争的影响；在国内，与香港、北京等全球城市之间分工协作的影响，等等。但可以相对确定的是：(1)上海处于中国“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将成为变化中全球化流经渠道和路线的主要位置。我们知道，全球城市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化主要流经的地方。通常一些偏离全球化流经渠道与路线的全球城市会衰弱下去，而处于变化中的全球化流经渠道与路线的一些城市会崛起为全球城市。因此，上海内外广泛、高度贯通的特定区位不仅将增大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的几率，而且将导致上海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城市节点的功能及其地位变化。(2)上海特有的城市基因及其发展“相态”，非常适合于融入全球，拓展全球连接，并在全球连接中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历史经验表明，只要给予一个开放的环境（包括全球和国内），上海在这方面就会有强烈的冲动和表现，释放其特有的动态比较优势。上海具有对外开放的深厚历史积淀，海纳百川、交汇相融的传统文化，高度全球网络连通性的现实基础，寓于长三角发展的区域优势，容纳全球网络大规模流动的巨大潜能，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出色表现。

显然，这些内在特质将增大上海全球城市演化的潜在可能性，使上海迈向全球城市具有较高起点和良好基础，并增强上海全球城市高级化演化的潜能。

0.2 战略目标愿景

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的这一战略目标取向确定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球城市将呈现何种模样或类型。我们将从全球城市类型学的角度来分析上海全球城市特殊类型的战略目标愿景。

0.2.1 目标愿景的三个维度

全球城市作为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基本节点,可以从连通性覆盖和连接种类范围、连接功能的位置战略性和网络流动性程度、网络关联结构中的不同位置等三个维度来考察其类型。上海全球城市的目标愿景,实际上就是某种可预见的特殊类型规定性。

1. 全球主义综合性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的节点属性主要表现为连通性覆盖范围和连接种类范围,两者不同的组合形成不同全球城市类型。其中,连接层级最高和连接种类最多的,是全球主义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这是为数不多、但处于网络核心地位的全球城市,其有最广泛的全球性覆盖和最多样化的网络连接,从而在世界连接中具有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和控制力。

未来30年,中国崛起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开启中国主导周期形成与美国主导周期重叠。同时,中国崛起将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崛起。与此相适应,中国需要有这样一个全球主义综合性的全球城市。也就是,在中国一批全球城市群集崛起过程中,可以预见,其中必定有一个将成为全球主义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当然,现在定论“花落谁家”,可能为时过早。但从国内来看,目前能够同时具备全球性覆盖和功能综合性两方面潜质的城市并不多,相对来说,上海总体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从世界城市网络连通性水平和覆盖范围来看,上海总体上呈迅速提升态势,点度中心度(与某个城市相连接的城市数量)目前已经排到全球第7位,除香港之外,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表现更为突出的是,上海具有较高的特征向量中心度水平。特征向量中心度表征上海与外部联系紧密的那些城市是否也具有很高的连通性水平。根据国外专家所做的实证研究,上海全球尺度上的特征向量中心度比较高,更多是与世界城市网络核心节点的连接,特别是与伦敦、纽约这些城市的连接特别紧密,而北京更多与香港、新加坡、亚太地区的城市连接紧密。

这种既有高水平的点度中心度,又有高水平的特征向量中心度的网络连接,正是全球主义取向的连接特征。尽管上海目前的全球主义取向连接,与纽约、伦敦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在国内城市中是首屈一指的。Taylor(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与全球网络连通性排名世界第四位的香港相比,从网络连接的取向来看,上海的全球主义取向程度要高于香港,而香港更多是亚太地区城市的连接。^①最近,Taylor 等人(2014)还比较研究了上海与北京的双城连接之间的主要地理区别,表明明显的不同。北京涵盖了除香港之外的所有太平洋城市链接(包括澳大利亚的两个城市),而上海更趋向于广大美欧地区城市的链接。欧洲城市通常更紧密连接上海,多达 13 个城市,而连接北京的只有 6 个城市。美国前五大城市加上迈阿密(在美国排名第七,主要链接到拉丁美洲)共 6 个城市偏好于连接上海;只有其他 4 个城市偏好于连接北京。在上榜的 4 个拉丁美洲城市中,有 3 个偏好于连接上海,其中圣保罗与上海有特别强大的链接。^②因此,上海目前全球网络连通性已表现出明显的全球主义取向,呈现网络连通的全球性覆盖发展态势。

从网络连通性的种类尺度来看。在广义功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性方面,上海在政治方面的网络连接与北京有较大差距。世界上政治维度的首都城市更倾向强烈连接北京(如华盛顿、布鲁塞尔、马德里、莫斯科等),而上海双城连接中趋向于更多经济维度下的全球城市,显示了全球商务功能的战略地位。但上海拥有的跨国组织数量在国内是排第二位的,且与其他城市远远拉开了距离。从结构上看,上海的差距主要在于综合性跨国组织(大使馆和领事馆)上,北京有 381 家,上海只有 153 家。在外国商会方面,其差距并不大,北京和上海分别为 20 家和 15 家。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除了正式外交网络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外交等非正式外交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非政治首都的城市只要具有这些非正式外交网络的大量机构,同样可以在全球治理中承担重要角色。尽管上海不是政治首都,但这并不影响其吸引更多非正式外交网络的跨国组织,向广义功能综合性方向拓展,犹如纽约等城市那样。在狭义(经济)功能的综合性方面,上海明显占优,特别是上海的多样性连接特征十分明显,集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经济中心于一身,既有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各种贸易

^① Taylor, P.J., 2006, "Shanghai, Hong Kong, Taipei and Beijing with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Positions, Trends and Prospects", <http://www.lboro.ac.uk/gawc/rb/rb204.html>.

^② Taylor, et al., 2014, "City-Dyad Analyses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City Network", *Urban Studies*, 51(5), 868—882.

投资平台,又有大量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投资性公司、外资研发中心,还有大量各种类型的专业服务公司等。Taylor(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上海的金融全球网络连通性排名世界第7,法律排名第11,广告排名第8,会计排名第14,管理咨询排名第23。^①

从综合评估看,上海已经是国内全球主义取向连接最高水平的城市,在连接种类上也具有综合性倾向,尽管其内部尚不均衡,但总体上讲上海具有较强的全球主义取向和功能综合性发展的潜质。而且,与其他全球城市不同,上海除了服务经济发展外,还保留着先进制造业,并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这意味着上海未来不单纯是服务经济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而是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立体功能的综合性发展。国家在上海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推进金融等服务领域开放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将增强上海全球主义取向的网络连通性和基于经济功能的综合性特征。由于上海经济功能的网络连通性已有较好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腾出更多资源拓展非经济功能的全球网络连接。更主要的是,适应经济、科技、文化融合的城市发展趋势,上海也需要经济功能与非经济功能网络连接的均衡发展,构建良好的投资、运营的生态环境。随着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在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国际交流和全球网络连接也有较快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外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上海,增强了上海网络连接功能综合性发展态势。

2. 高流动战略性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的功能,在于全球网络连接功能,主要表现为位置的战略性程度和网络的流动性程度,两者不同的组合构成不同全球城市类型,其中位置战略性程度最高和网络流动性程度最高的是高流动战略性全球城市。这类全球城市不是一般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而是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处于战略性地位的流动性控制与协调功能,从而其“全球—地方”的垂直联系更紧密,非本地关系更强大,城际水平联系更广泛、更持续的相互作用,并将通过城市网络全面融入区域、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各个层面中。融入区域层面,通过其将各区域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高度的地区交流与合作,包括高度发达的资本、信息以及人力资源流动,与其毗邻的周边城市形成强大的内在联系,并全部整合在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融入国家层面,通过其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将

^① Taylor, P.J., 2011,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Centres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Taylor, P.J., Ni, P., Derudder, B., Hoyler, M., Huang, J. and Witlox, F. (eds.), *Global Urban Analysis: A Survey of Cities in Globalization*, London: Earthscan, 22—39.

国内更多的地区与城市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融入全球层面,通过其将世界各地的城市连接成为网络化关系,成为新型世界体系的空间表达。

从目前的发展基础以及发展态势看,上海作为战略性地方的位置性和流动性程度已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上海在战略性网络连接中排名第 11 位。从战略性办公室数量来说,上海达 23 个,只比纽约、伦敦少了 2 个,超过排名在前的巴黎、香港、新加坡、东京等城市。当然,上海每一战略性办公室连接水平较低(261.70),与纽约(438.04)、伦敦(372.64)、新加坡(360.35)等相比有较大差距。^①其主要原因在于,上海更多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而不是真正的公司总部),以及具有较大战略性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等功能性机构相对较弱。考察全球网络连通性前 20 名城市的前 40 个双联体情况表明,上海有 8 个双联体城市伙伴,比排名第一的纽约少 2 个,比伦敦少 1 个,与香港持平,排名第四。而且,上海的双联体连接中,更多是全球网络连通性前 20 名的城市(11 个),包括伦敦和纽约。^②这说明上海趋向于一个更集中的城际连接模式构成了其全球网络连通性,具有特别是与一些主要城市连接的特征,比一般融入网络中更具有战略性的地位。如果从双联体连接性的变化态势看,上海处于动态增长。2000 年至 2010 年间,在所考察的双联体城市中,伦敦与纽约之间的连接增长是下降的,为 -12.65。而上海的增长最大,其中与北京的连接增长达 69.40%,其次与纽约和伦敦的连接增长变化分别为 38.84% 和 37.91%。^③这清楚地显示,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中战略化程度越来越重要,类似于纽约更加趋于战略化。

然而,上海在网络战略位置性的程度还有一定的结构性缺陷。从点度中心度的内部结构看,上海目前主要是入度的中心度较高,也就是外面进来的全球公司、跨国公司带来的网络连接程度较高,但出度的中心度偏低,也就是本国跨国公司到境外所带来的网络连接程度较弱。这表明上海对海外跨国公司有很大吸引力,各种各样的机构纷纷集聚到上海,但是缺乏对外的强大影响力。从未来发展态势看,上海连接功能的流动性程度和位置战略性程度将进一步强化和提高,其主要基于上海作为连接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纽带和桥梁。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和跨国公司供应链“近岸”布局的重大调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战略重要性趋于增强,而上海已集聚了大量跨国公司

^① Taylor, P.J., Derudder, B., Faulconbridge, J., Hoyler, M. and Ni, P., 2014,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as Strategic Networks”, *Global Cities as Strategic Places, Economic Geography*, 90(3), 267—291.

^{②③} Taylor et al., 2014, “City-Dyad Analyses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City Network”, *Urban Studies*, 51(5), 868—882.

地区总部无疑将提升上海战略性位置程度。与此相配套,具有较大战略性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等功能性机构也将加大在上海的集聚。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大国经济崛起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有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设点和海外并购,也将借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以及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网络平台,把其总部功能转向上海,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很可能采取“双总部”策略,把市场运营的总部功能放置在上海。这些都将使上海与世界更多城市建立起网络连接,提高其流动性程度,同时大幅度提升上海战略位置性程度,强化与世界一流全球城市的连接,特别是与发达国家一流全球城市的紧密连接。

因此,从基于连接功能的类型划分看,上海未来全球城市演化将是高流动战略性全球城市的战略目标愿景,即以控制与服务全球资源流动与配置的中枢功能为核心,集广泛多样的全球资源大规模流动与配置平台为一体,通过集聚一大批具有控制与协调功能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总部,特别是本土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总部,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引领和主导全球资本、信息、商务服务、高端专业人才等要素汇聚和流动,并成为全球创新思想、创意行为、创业模式的主要策源地,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协调中发挥重大作用。

3. 门户枢纽型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总是处在一定的网络关联结构中,表现为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一个多维位置状态,其暗含着在世界系统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基于枢纽型的递归中心性位置与基于门户型的递归权力性位置的不同组合,构成基于关联结构的全球城市类型。从目前发展基础和发展态势来看,上海在全球网络连接中,既有枢纽型城市特征,同时也有门户城市特征。然而,其对应的空间尺度有所不同。

从全球空间尺度看,上海对全球的接近中心度(即城市互相之间接近的距离)比较高,更具枢纽型城市特征,处于递归中心性位置,其表现为强大的集聚和扩散能力,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流量。上海不仅与亚太地区城市有广泛连接,而且与欧美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纽约、伦敦等)有较强的连接。这个指标表明上海对外部网络分享资源的能力比较强。然而,在同样的全球空间尺度上,上海的中介中心度(也就是一个城市作为中介,有多少城市要由此进行周转的程度)较低,门户(通道)作用相对较小,似乎不具有很强的对国外城市资源流动指挥和控制的可能性,不像纽约、伦敦那样国外城市资源流动须经由其门户方可进入世界市场。上海在这方面的差距,主要是因为缺乏全球价值链管控功能以及基于“出度”的全球连接。也就是,上海在高端的中介中心度方面较低,比如

财务方面的结算、清算等,而在低端的中介中心度方面较高,比如交易订单、物流配送等。这个对比表明上海有较大的经济流量规模,但是经济控制力不足,作为全球门户(通道)的作用有限。

从国内空间尺度看,上海不仅具有枢纽型城市特征,更具有门户城市特征。也就是说,国内城市往往要通过上海这一门户进入全球资源流动,从而对其有较大的影响力(权力)。历史上,上海由于沿江临海的特殊区位,天然就是一个重要门户城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主导,上海的门户作用进一步增强,成为国内城市连接世界经济的重要通道之一。例如,从国际航运的集装箱运输来讲,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其直接腹地是最主要的集装箱运输生成地区,包括进出近洋与远洋的集装箱生成量;长江流域(不包括长江三角洲)作为其第一间接腹地,包括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及重庆直辖市,通过上海港中转的货物每年达到1 000万吨;其他沿海省份作为其第二间接腹地(或潜在腹地),包括北面山东的青岛、江苏的连云港、南面福建的福州、厦门港的进出的远洋集装箱。

因此,尽管上海既有枢纽型城市特征也有门户城市特征,但目前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空间尺度,说明其在关联结构中并不是真正的高中心性和高权力性。但有这两种特征的基础存在,说明仍具有朝着这一方向进一步演化的可能性,或者说增大了这一演化可能性。从未来发展看,这一演化可能性将是有条件地予以实现。其中,有三个主要变量在起作用。(1)随着中国的跨国公司或全球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借助上海“走出去”,除进入欧美发达国家,还将进入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途经国家和地区进行海外投资。与这些国家原本连接不良的城市建立起新的连接,意味着专注于打造战略联系。因为加强资源集中的可能性(即中心)需要与连接良好的地方建立新的连接;而提高指挥和控制的可能性(即权力)则需要与连接不良的地方建立新的连接。这将大大提升上海在关联结构中的高权力性,发挥全球门户的作用。(2)未来30年,一个新变化将是国内有相当一批城市进入全球城市行列,其与上海连接的性质也随之变化,从而将改变上海面向国内城市门户作用的性质,转换为更多面向全球的门户作用。事实上,纽约的全球性连接约有60%—70%是与国内的全球城市连接,从而凸显其全球门户作用。(3)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上海建成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未来30年,一旦人民币与美元、欧元一并成为国际三大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形成三足鼎立之